

# 女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之敘說研究\*

莊瑞君\*\*

陳慶福

劉安真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學生心理諮商中心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弘光科技大學  
通識學院

本研究旨在瞭解女同志向家人現身的歷程，包括女同志現身的考量因素與現身過程的因應方式。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敘說研究取向，及採滾雪球抽樣方式進行取樣，共訪談了九位已在社會工作、至少向家庭中一名以上的成員現身，且自我認同為女同志者。研究者選取及呈現當中三位女同志的生命故事，其脈絡如下：(1) 小光的現身故事：傳統價值觀的包袱讓現身失去對話的空間；(2) 小龜的現身故事：心照不宣的默契，等待現身的時機；(3) 小寧的現身故事：追尋母親認同的現身路。透過三個故事的討論，研究者進一步以不同的家庭角色作為區分來呈現現身歷程的內涵：(1) 女同志向手足現身的歷程：輕鬆、負擔少的現身過程；(2) 女同志向母親現身的歷程：掙扎與沈重的現身過程；(3) 女同志不向父親現身的考量因素：互動疏離與承擔風險，降低現身的可能性。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發現作進一步的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女同志、女同性戀、出櫃、家人、現身歷程

## 壹、緒論

對本文第一位研究者而言，真正認識「同志」要從 2006 年的夏天說起：十多年前已失去聯絡的同窗死黨，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獨自擁有承受所有的秘密，真的是超難過！這社會給了我們太多軌道，只要我一偏離軌道，似乎沒有人可以理解，好像一切是那樣的十惡不赦！」，她即使承受著喜歡同性的壓力，在失戀時也要裝得若無其事，在極度痛苦下，最後走向了自殺未遂的路途。第一位研究者帶著震驚與難過的心情，心裡想著，那樣的孤獨與無助，家人是最後一道防線，若能從這裡得到支持，輕生的劇本也許就會改寫。然而家雖然是我們生命的起源，也是生活最密切相關的環境，但調查數據卻顯

\* 本文係莊瑞君提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學系之碩士論文的部份內容，在陳慶福、劉安真教授的指導下完成；本文初稿曾在「2009 年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上口頭發表，本研究依評論者之評述及建議做大幅修正。

\*\* 通訊作者：莊瑞君，彰化縣鹿港鎮明禮街 26 號，e-mail：alice22339@yahoo.com.tw；07-3821200。

示：「同志大學生的性傾向讓父親知道者僅 26%，母親知道者為 33%，但朋友知道者則高達 81.8%。」(韓青秀，2006)。周華山(1997)也提到：「台灣同志們最後一個現身的對象，總是父母。」由此可知，家庭往往是同志最不能公開自己性傾向的地方，於是，向家人現身與否是同志生命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朱偉誠，1998)。

「現身(coming out)」這個詞常被用來形容一個人確認自己對同性有浪漫或性慾的感受，接受同志性傾向的認同，並將這樣的認同分享給他人知道的歷程(Garnets & Kimmeal, 2003)。現身對同志來說是一個需終生頑強對抗且不斷協商的複雜歷程(Han, 2001)，LaSala(2000)提到同志向家人現身的時刻就像是在家庭中傳送出一陣震撼波(shock waves)，會引起家庭的衝突與危機。當同志的性傾向遇上異性戀的原生家庭，父母既定的傳統價值觀被挑戰了，傳統價值觀包括宗教禮俗的約束、對子女婚姻與傳宗接代的期待，因此傳統價值觀較重的父母對於同性戀傾向的接受度較低(Newman & Muzzonigro, 1993)。「家」這個在我們文化中被賦予無限重要性的個人歸屬單位，也成為本土同志現身的最大障礙(朱偉誠，1998)。

我要不要跟家人現身？面對這個問題，同志要如何決定。鄭美里(1998)發現女同志往往抱持著「能說就說，不能說就不說」的態度，以現身後家人可能的反應作為現身與否的評估依據，故主動向家人現身的女同志並不多。畢恆達(2003)也發現男同志會透過父母在媒體出現同志相關報導時的反應作為現身與否的參考，而站在父母的角度，擔心父母會傷心、失望沮喪，以及承擔子女現身後的污名，常是讓男同志不願向父母現身的原因。另一方面，現身時機的出現，隱藏性傾向的同志常是意料之外被家人得知的，像是信件、書籍期刊、日記被發現、電話被偷聽、或是與同性情侶的親密舉動被撞見。此外，適婚年齡期間，父母有意無意的逼婚壓力經常是造成同志身份暴露的時機和原因(畢恆達，2003；黃玲蘭，2005；鄭美里，1998；蘇俊丞，2007)。在現身的方式部分，黃婉玲(2001)提出三種不同的現身步調，分別是被動式的觀望、主動式的同化與互動式的減壓。林欣憶(2002)則發現，主動現身的同志認為可以掌握自主權，而非主動現身者，包括不否認的現身、非自願性或非預期性現身的同志，認為這樣可以為自己留一條退路，以求自保。

同志向家人現身之後，要如何與家人相處？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因應方式不同。男同志透過以下方式降低了現身的風險，包括：增強自身的能量，如經濟能力部分、或是變壞來降低父母對自己的重視、改變父母的態度(畢恆達，2003)。女同志則是以「不說破」為準則，將性傾向以單身訴求來掩護自身的感情生活，採用年紀、個性、學業、社會地位作為理由，以短暫離家的方式或逃避相關話題的討論來轉移父母的注意(林欣憶，2002；黃玲蘭，2005；鄭美里，1998)。在國外的研究部分，Herdt 與 Boxer 提出現身生存戰術包

括：(1) 維持情感和地理的疏離與獨立；(2) 透過不受限主題的討論，建立關係中的非軍事地區 (demilitarized zone)，可以不觸及同志議題的區塊，避免討論引起戰火；(3) 向支持性高的手足或父母現身；以及 (4) 在言談中慢慢減少躲藏性的問題，讓父母因懷疑來詢問 (引自 Savin-Williams, 1998)。

現身對同志的影響如何？Heatherington 與 Lavner (2008) 提到同志向家人現身後正面的結果來自三個面向互動的結果，包括：(1) 同志與家人對同志性傾向的熟悉度與接受度高；(2) 同志現身前家人的情緒狀態良好；以及 (3) 同志現身前有一個健康的家庭環境。Moreau (2001) 則表示若是能向父母現身的同志會感覺自尊增加，並且和父母更親密，相較之下，隱匿在衣櫃中未現身的同志卻是感到孤獨寂寞的 (Zeamba, 2001)。同志在現身的過程中往往需經歷憂鬱、學業相關問題，甚至有自殺意圖的生命掙扎，才能走向最後穩定的自我接納時期 (MacKay, 2001)。由上所述可以了解，向家人的現身是極度需關注的層面，然而有關此部分的實徵性研究極少 (Leavech, 1992)。在同志的相關文獻多以「認同」為研究主題，根據研究者查詢發現，截至 2007 年底，與現身相關的論文，期刊論文約有 3 篇 (畢恆達, 2003；黃玲蘭, 2005；鄭美里, 1998)，而以「現身」或「出櫃」的學位論文至少有 12 篇 (王思萍, 2002；吳瑞元, 1997；周佑儒, 2007；郭倩姮, 2006；陳建文, 2004；陳培驊, 2005；黃婉玲, 2001；劉育豪, 2007；鄭智偉, 2006；鄧紫霞, 2007；簡安得, 2005；蘇俊丞, 2007)，探討主題為文學研究、同志運動中的現身、以及各層面的現身經驗。此外，與同志家庭相關的研究至少有 12 篇 (王玄如, 2007；李惠珊, 2007；李慈穎, 2006；林欣憶, 2002；張晉文, 2007；張國珍, 2003；陳凱軍, 2007；曾麗娟, 2006；曾寶瑩, 1999；廖國寶, 1996；蔡宜珊, 2005；鄭美里, 1995)。但若聚焦在同志向家人現身的學位論文則僅約 3 篇 (郭倩姮, 2006；劉育豪, 2007；蘇俊丞, 2007)。由上述之查詢可發現，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中的動力變化，是近十年來在台灣的學術界較被深入檢視與探討的議題。

「現身」這個詞常被窄化成一個簡單的形容詞或一個行動，簡家欣 (1998) 認為應以「現身程度」來替代「現身」一詞，才能夠把「現身」的概念複雜化。為能呈現現身的複雜性，本研究在選擇受訪者時並未限定現身方式，亦不侷限於核心家庭，單親、繼親或領養的家庭亦包含在內。但因基於世代差異，就學中與在社會工作的女同志，面臨環境所形成的家庭壓力不同，環境變異變大，Sasser (2004) 提到大學生同志的現身研究以社群團體的現身運動為主，而簡家欣 (1998) 則提到已在社會工作的女同志族群，需面臨社會壓力與「女大當嫁」的年紀壓力，在社會對女性婚姻年齡的期許下，女同志可能會面臨需要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壓力，於是在向家人現身的過程中，考量未來伴侶關係的部分可能是此

年齡具有的獨特性。然而，此年齡的相關研究較為匱乏，包括女同志的認知、感受與現身經驗的瞭解，故為能深入呈現並詮釋經濟獨立後女同志特有的家庭現身歷程，將研究對象的年齡層限定在成年之後，有經濟獨立能力的女同志族群為主，期望能瞭解她們向家人現身的歷程。

綜合以上所述，並呼應朱偉誠（1998）所提到的：同志面對現身，常在隱藏與揭露之間衡量。故期望透過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的瞭解，找出助力與阻力，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

- （一）女同志向家人現身的考量因素。
- （二）女同志向家人現身過程，以及面對家人反應所採取的因應方式。

##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主題為女同志向家人現身的歷程，由於家庭型態極其複雜，女同志的現身歷程受到個人的家庭與成長背景影響，必定呈現個人獨特的脈絡故事，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中的敘說研究來進行，藉由深度訪談蒐集資料，並以開放編碼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設定為已在社會工作、經濟獨立、至少向家庭中一名以上的成員現身，且自我認同為女同志者。透過網路宣傳，包括：「月亮咖啡」、「2GIRL 女子拉拉學園」、「女同志媽媽聯盟」、「拉拉手協會」的女同志相關網路社群，以及女同志自身架設的個人部落格，如「維維的小窩」、「茉軒的迷拉人間」、「AriesDog 的文字小窩」，邀請協助刊登徵求訪談對象廣告，並以滾雪球的方式，透過受訪者的介紹尋找符合研究條件的受訪者。本研究共訪談了九位受訪者，包含五位 T 與四位不分，為能呈現不同的自我認同在現身歷程的差異性，研究者選取並呈現當中三位女同志的生命故事。表一為三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向家人現身的狀況，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以匿名取代受訪者的真名，以降低受訪者的可辨識度。

### 二、研究程序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由研究者擔任訪談員，配合受訪者方便的時間及地點進

表一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向家人現身的狀況

匿名	年齡	自我認同	居住狀況	感情狀況	學歷	居住區域	現身年齡 (時期)	現身時間及對象		未現身對象
								學生時期	工作時期	
小光	28	T	住在宿舍，假日回家	單身	二專畢業	南部	19 (專科)	姊姊(二專一年級)→母親(二專一年級)		父親
小龜	26	T	在外租房，假日回家	有伴	研究所畢業	北部	24 (工作)		大姊(24歲)→二姊(26歲)	父親、 母親
小寧	30	不分	居住國外，每年回家一次	單身	大學畢業	國外	16 (高中)	妹妹(高中二年級)→哥哥(高中二年級)	母親 (23歲)	父親

註：T、不分：意指女同志的角色分類，「T」是Tomboy的簡稱，指裝扮、行為、氣質較陽剛的女同志。不願被分類或難以分類者稱為「不分」。

行訪談錄音；受訪者均訪談3次，每次訪談時間為40至210分鐘不等。研究者依研究問題及前導性研究時訪談三位現身女同志經驗，設計訪談綱要，並請三位對質性研究及本主題有興趣之諮商輔導博士提供修正意見，訪談綱要如下：

(一) 女同志生長之家庭背景。

(二) 女同志向家人現身的經驗，包括當時的背景脈絡與調適歷程、現身的原因與考量歷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面臨的困境或挑戰、得到的支持力量、採取的因應策略。

(三) 女同志向家人現身後所面臨的情況，包括社交網絡、工作、自我認同狀態、感情變化狀況、與家庭成員間互動的情形。

當訪談資料蒐集告一段落，研究者開始親自進行所有錄音資料的轉錄。資料分析採用「整體－內容」分析法，將內容放在整個敘事的情境脈絡中加以詮釋，本研究將女同志視為一個整體，以故事的方式呈現女同志的現身歷程，期望完整地呈現現身過程，而不失去現身的脈絡。再者，為能增加研究者對現象的敏感度，並提升敘說文本詮釋的豐富性，研究者邀請一位對質化訪談及同志主題熟悉，具有諮商輔導碩士學位，已取得諮商心理師執照的協同分析者，共同進行資料分析及討論，以提升資料分析的有效性。

##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關注的是女同志向家人現身的歷程，為使讀者能完整地理解受訪者的現身歷程，將結果以故事方式呈現，研究者依據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及故事主題的重要性及意義性，選擇要呈現的情節與順序，摘要地呈現三位受訪者的故事，為使讀者能清楚瞭解受訪者敘說的脈絡，貼近受訪者的視框，以下故事的敘說由第一人稱的方式呈現。每個故事先說明受訪者家庭背景介紹以及故事情節順序決定的考量，協助讀者理解受訪者所處的家庭系統及故事的架構。

### 一、小光的現身故事：傳統價值觀的包袱讓現身失去對話的空間

小光的家庭有四位成員，分別是父親、母親、同父異母的姊姊與自己。父親比母親大將近二十歲。父親在姊姊小學六年級時，與姊姊的生母離婚，帶著姊姊再娶小光的母親，姊姊比小光年長九歲，而父親在婚姻期間外遇不斷。在故事架構部分，以「傳統價值觀的包袱讓現身失去對話的空間」為題，源於小光的現身過程裡，家人常以婚姻是女人必經之路作為勸說的理由，因此傳統價值觀的包袱成為小光現身故事裡重要的主軸與影響因素。

#### （一）城鄉差距讓家人生活在傳統的價值觀裡，家人希望我不要走同志路

我的家人希望我不要繼續跟女生在一起，受到城鄉差距的影響很大，像姊姊的學歷只有高中，又嫁到比較封閉的漁村小鎮，個性變得比較「土性（台語，意指：憨直）」，所以跟她們講話沒辦法用很意識型態的東西去講，只能用貼近生活的現實面去講，當我們在講同志的時候，他們會覺得「就沒錢可以吃飯，ㄎㄎ想ㄎㄎ那麼多（台語，意指：還想那麼多）」。

媽媽在這方面的訊息接觸的很少，也不願意去接觸，因為生活上的壓力已經夠讓她疲倦的了，她也沒有這麼多的心力再去探討這些東西，她只覺得妳為什麼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這個東西在她心中的區塊…算是蠻大的憂傷吧！對媽媽來說，同志是不正常、違反大自然和天理人倫的，這種議題在他們傳統老一輩的觀念來看，就是不正常。

#### （二）學生時代的同性戀情是向姊姊現身的契機

##### 1. 專科初嚐同性戀情，自我認同是從書籍中尋找答案

專科時第一次意識到喜歡女生，會去注意她的一舉一動是很困惑的，倒不會覺得是不正常的，只是很單純的知道我很在乎這個人，想跟她很親近。後來我就找書看，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還是有跟我一樣的人，只是沒有公開的在一般社會上出現，後來我也沒去想

那麼多，不會想別人會不會接受或怎麼看我這類問題。

## 2. 開始戀愛了，很自然地跟無所不談的姊姊現身

在我們家第一個知道我是同志的是姊姊。專科一年級我交第一個女朋友，我自己跟她講的。我跟我姊從小就很親，就像同一個媽媽生出來的親姊妹，她非常疼我。當我們靜下來的時候，我跟我姊可以聊很多，姊姊口氣都比較溫和，而我是那種妳愈是很兇的口氣對我講話，我就愈不聽，可是只要妳肯靜下心來聽我講，我就會侃侃而談、講一大堆的人。所以很多不願意跟媽媽講的事，我會跟姊姊講。跟姊姊現身，是在很平靜的狀態下，一邊看電視，一邊很順的說出來，就好像在講別的事情，沒有任何的感覺跟情緒起伏，只是很自然講出來。

### (三) 母親在初次失戀時知道我的性傾向，極盡努力想要改變我

#### 1. 失戀了，在悲傷的氣氛中讓媽媽知道，媽媽一直陪著我

媽媽會知道，是我跟初戀女友分手的時候。其實從國中之後，很多話我都不跟媽媽講，母女關係很緊張，但是當時因為第一次失戀吧！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整個生活被打得亂七八糟的。專一暑假結束，我就跟我媽說我不想上課了，我媽就察覺到一點異樣！可是我們兩個一直都沒有很面對面的去講這個問題。一直到有一次我因為感情的事情在哭，她來安慰我時，我才告訴她的。那時候她安慰我的一幕，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就是一直拍我肩膀，然後很溫暖的對我說：「不要那麼難過，現在喜歡的，不見得就是以後妳會去走的那個方向的人…」那是一個很悲傷的氣氛，媽媽看我非常難過，難過到一碰到那個點就會哭的稀哩花啦，媽媽總歸是媽媽，還是心疼女兒的！所以不忍心苛責吧！那一陣子我還得了腸胃炎，完全沒有任何食慾，後來慢慢恢復，媽媽就是一直陪在身邊……。

#### 2. 母女避而不談同志議題，母親求神問卜希望改變我

現在回想起來，媽媽那時候的驚慌失措應該很大吧！媽媽雖然直覺她的女兒個性很像男孩子，可是並不會想到是同志。跟媽媽開誠布公之後，等於是我們第一次敲了這個大門，真的是很赤裸裸的去面對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就是家裡的女兒是同志，但是那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提過了。我沒辦法很心平氣和地再跟媽媽講，這種東西是我們盡量地避而不談的。我覺得她可能也沒那個心臟，真的去承受我這樣子很肆無忌憚的去跟她講，講說我就是確定這輩子要跟女生走下去。

那時候媽媽拼了命的帶著我去各大廟宇求神拜佛，她覺得這女兒怎麼會突然變這樣，不只是拜遍了整個市區，還拜到外縣市去。現在想起來覺得有點可笑，那時候廟公跟我

媽講說因為我爸爸以前很風流，有些兄長不見了，我身邊一直跟著一對雙胞胎兄弟，是我的哥哥，我媽就很擔心，後來請人超渡，花了一兩萬塊有吧！然後她就覺得我會回歸正常……。

### 3. 我對同性戀情失望，想嘗試踏入異性戀世界，但對男生就是沒感覺

失戀之後，一直到大專畢業，我都沒有再跟女生交往過。曾經我有試圖要回到異性戀的世界，那時候把頭髮留長了。升專二的時候，跟一個男同學常常講電話，旁邊的人會以奇怪的眼光看我們。可是我心裡對他就是沒感覺！不像我看到正點的女人，眼睛會炯炯有神，對男生就是沒有感覺。

#### （四）父親只是空殼，幾乎沒有對話，更遑論現身

我跟我爸很不親，非常不親，我們年紀差距本來就很大。在我的童年記憶裡面，父親這個角色只是提款機，我跟我爸就是拿錢而已，有他沒他都無所謂。我爸很花心啊！女人一個接一個不斷的，還會帶回來家裡面糟蹋我母親，我就覺得，喔～非常不喜歡！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人家所謂的父親，我在外面很少提到他。我不太想要去承認有父親這個東西，這種東西好像一個空殼，對我來講，好像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爸現在已經步入老人痴呆的症狀，跟爸爸幾乎沒有講話了。妳跟他提這種東西（同志）也沒有用，他也不懂，他連生活自理都有問題了，所以我是不是同志跟我現在所有的生活狀況是怎麼樣，跟我父親完全沒有關係！就算他現在意識清醒，他接不接受對我來講不重要，應該說會不會想要跟他說不是重點，是我覺得他知道跟不知道都不重要，對我來講，他不重要……。

#### （五）現身後同志議題總是掀起母女之間的衝突與不悅，慢慢地我選擇噤聲

##### 1. 離家工作重新開啟多采多姿的同性戀情，母親知道後強烈反對

大專畢業之後，我離家到中部生活，認識圈子很多人，開始多采多姿、亂七八糟的感情。大概是 25 歲過後吧！我就覺得做這樣子的自己很輕鬆自在，所以從那時候開始，非常肯定也認定自己喜歡女生這件事。第二個女朋友是透過網路認識的，那時候可能年輕、愛玩啊，工作很沒定性，經濟是入不敷出的。到後來媽媽發現我的信用卡怎麼會刷爆那麼嚴重，整個事情才「ㄅㄨㄣˊ ㄅㄨㄣˊ（台語，意指穿幫）」。之前我媽媽一直以為我只是一時年輕不懂事！她始終不相信她的小朋友會是同志，知道之後就抓我回來，想盡辦法阻止我跟第二段女朋友的聯絡，那時候才起了家庭革命。

我媽的個性跟脾氣比較倔，她是那種嘴巴很得理不饒人，可是心很軟的人，通常她只

要一生氣，一出口都是很傷人的話，可是她就是有那個口，沒有那個心。只是我很討厭人家念我。那時候我都會跟我媽講說：「不要吼我，有什麼話不好好講，非得那麼大聲嗎？」我也會用話再 fight back 回去，生氣時就是口不遮掩，像我媽有在學佛道，有次吵架我說：「拜什麼佛也沒有用啦，還不是一樣這樣子，去拜什麼佛，浪費時間，不用拜了啦！」她就更抓狂（台語）。那時候搬回家裡，幾乎天天都大吵，為了這個點，為了這件事情，爭執得很嚴重。這是我第一次很強烈的感覺到，媽媽很強烈的反對。

## 2. 沒有經濟的籌碼與家人很難有對話的可能性

最近我去職訓中心，整整半年斷了工作，因為我是家裡面唯一在賺錢的人，所以跟媽媽的關係變得緊張，因為即使再怎麼親密的家人也會因為錢的事情而有所爭執！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辦法很開誠布公的去跟她討論這些事情（同志），因為我覺得我的經濟還沒有辦法讓媽媽很放心。畢竟不管做什麼事情，手中一定要握有籌碼，妳要說服自己，不然怎麼說服別人，而且對方還是妳的至親！以我目前的狀況來講，如果工作、經濟部分很穩定的話，也許我會考慮講。現在不像學生時代，談談戀愛，伸手拿錢就了事，已經三十歲了，就會考慮到現實社會的問題，考量完之後，才有能力去跟父母親交代。

## 3. 母親與姊姊同盟，希望我走入婚姻，但苦勸換來的是我的沈默與迴避

媽媽一直很積極的幫我介紹對象，然後三不五時的念我，希望我不要跟以往那些朋友來往。對媽媽來說，她希望我可以結婚，她常會把道理搬出來：「這樣子對妳比較好，人總是要有一個歸宿啊！」我就說：「如果我找到的又是像妳老公這種男人怎麼辦？」她就被我問倒了。

我姊跟我媽是站在同一陣線的，反對，反對…只是因為姊姊知道我的個性，不太會去罵我，我從來沒有被我姊姊兇過，姊姊就是會平心靜氣的告訴我。雖然跟姊姊講是在她毫無預警之下，可是我姊的情緒很平穩，沒有激動，就像以前一樣，苦口婆心的勸，她說：「這是一條不歸路，沒有一個終身的依靠。」就是比較傳統的觀念啦！不過姊姊當時已經嫁出去，不在我生活之中，不算扣緊我的生活、與我緊密相連的人，所以她接不接受，我也不是那麼在意！

後來，我跟姊姊、媽媽，這個點就暫時被我們擺到一邊。因為不去談這個，就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家庭生活，可是一談的話就變成是兩個人去攻擊我。我要怎麼勝過她們，我現在沒有任何籌碼，所以就不談。其實，跟媽媽之間，撇開同志議題不談，很多事情都會有摩擦，跟媽媽常常就是有一搭沒一搭，也不知道要聊什麼，生活就是這樣…後來我在家裡，幾乎都待在樓上，待在自己的房間裡面，看書、看電視或上網也好，盡量不要出現在

媽媽的視線範圍。

#### (六) 回首過去，第三任女友照顧我，是母親不挑明反對的一段時期

跟第二個女朋友分手後一段時間，我又離家到中部工作，也在那時認識第三任女朋友，當時我有試著把女朋友帶回家裡，我媽對她印象很好，媽媽覺得她管得住我，然後她又是客家人，比較節省，很多事情會幫我規劃，然後幫我存錢，跟她在一起我不用去擔心，就像媽媽照顧 baby 一樣，所以我媽很放心我跟她在一起。我覺得這是她很努力讓我媽媽看到，不像我之前交的女朋友，我媽覺得都是很愛玩、很會花錢那種，我媽很不喜歡。所以我第三個女朋友跟我媽的感情就很好，我媽要找我，會打她的電話，不會打我的手機，然後有事情的話都會跟她講。只是後來我還是跟第三任女朋友分手，到現在都沒有確定的感情。

## 二、小龜的現身故事：心照不宣的默契，等待現身的時機

小龜的家庭有五位成員，分別是父親、母親、大姊、二姊與自己。父親忙於工作，與小孩的互動多來自母親，而大姊與二姊年長小龜 7 歲、5 歲，大姊個性溫和，有媽媽的味道，二姊則是脾氣較為火爆，小龜身為家裡的老么，個性粗線條。在故事架構部分，以「心照不宣的默契，等待現身的時機」為題，源於小龜親密的家人互動是現身故事裡重要的主軸，在沒有秘密的家庭裡，家人彼此互動頻繁，以致於同志戀情成為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卻不是一個容易被戳破的事實，需要等待時機才能打開天窗說亮話。

### (一) 沒有秘密的家庭互動，同志身份秘密卻隱瞞長達十年

#### 1. 家人親密的互動不因距離而改變

記得小時候，我們三個姊妹很愛坐在廚房抓著媽媽講今天發生的事情，從以前到現在，吃飯時間就是聊天的時候。小時候，姊姊們幫我洗澡、帶我出去玩，幾乎可以說是他們把我帶大的。爸媽他們感情很好，平常遇到事情，兩個幾乎都是同時出現，我們通常不會刻意選擇跟誰講事情，因為問完一個過不了幾分鐘，電話掛完，另外一個就會打來說：「嗯～我覺得這個是怎樣……」。

我們家小孩都蠻早離開家庭，算是蠻早獨立的，可是我們沒有因為這樣疏遠，感情都還蠻 close（緊密）的！因為我們都會寫 E-mail，網路在我們家很重要，讓我們可以知道對方在幹嘛。有時候我就算是跟姊姊講，睡一覺起來，爸爸媽媽他們都知道了，所以在我們家沒有秘密，就比較麻煩，變成說國中之後有的事情能講的我就會講，不能講的我就選擇不會講……。

## 2. 考量感情與經濟，與家人心照不宣，同志感情瞞了十年

專科二年級交女朋友，我跟她是學姊學妹，爸媽是沒有問什麼，但是姊姊們後來有懷疑。我想應該是因為我很常提到女朋友，畢竟我們不是同班同學，以常理狀況來說，應該不會這麼好。專科的時候，有次我在 msn 上寫自己是很癡心的人，二姊看了就覺得很奇怪，問我為什麼會寫這個名稱，那時候就唬弄過去。還有一次，我傳給女朋友簡訊的手寫稿不小心被二姊看到，二姊就問我有沒有喜歡女生，我就說不是啊，這過程裡大姊也有問過我跟女朋友的關係…一直到現在，我們已經交往十年了，在起初幾年，家人可能覺得這個人出現的太頻繁了，所以會很好奇，但是後面這幾年已經疲乏麻痺，就覺得算了吧！就是這個人了，現在出去玩，我二姊就會說應該跟○○○嘛，那就是這樣啦！從起先的詭異，再來就是麻痺，到最後是太習慣了，因為我旁邊就只能有那個人……。

我是有工作後才出櫃的，很重要是經濟因素吧！因為念書時花的是家裡的錢，若是那時讓家人知道，日子就會很難過，可能得打工或拿錢會不自在，所以選擇在經濟穩定後，自己可以養活自己的情況下，就是怕如果不能接受，至少還能自己生活。另外，那時候不打算讓家人知道，是因為我跟女朋友經歷很多要分開的時候，畢竟我們不同班，走的領域也不一樣，畢業之後的轉折，對我們兩個來講，都可能是一個分手點，所以我們會覺得說，是不是等穩定一點再來說，畢竟遠距離戀愛變數很大……。

### （二）想要保住感情的壓力促使我現身

#### 1. 遠距離戀愛的苦讓我決定向大姊現身，尋求支持與理解

二技畢業後，我到東部讀研究所，也在那裡工作，那份工作不錯，可是我一直想要回西部，因為我和女朋友當時是遠距離戀愛，精神很累，金錢也花費得很凶。但是那時候父母覺得我的工作很不錯，所以我很怕他們沒有辦法接受我要換回來西部。所以我想跟其中一個家人講，多少會有幫助。第一個現身的是大姊，因為大姊比較溫和，那時候大姊已經在國外結婚，但是二姊就不穩定，還在國外唸書，處於出社會的過渡期，事情也比較多，有時候又比較兇，心情不好的時候，可能會生氣。加上二姊沒有男朋友，雖然可以在 msn 上講，可是也要整個話題順到那種情況下才可以說，我們對談根本沒有辦法轉到感情的話題，而大姊結婚了，跟大姊還可以提到感情的話題，所以那時候沒有第一個想到要跟二姊講。

要跟大姊講之前，並沒有計畫很久，想說時間點到了就講，大姊一年才回國一、二次，回國時間很短，我能回去的時間也很短，所以就盡量抓時間…那一次就是大姊回來，

我也正好回家，我們睡在一起，睡覺之前，我就說：「啊…那個…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我先問大姊：「我跟你講，妳會不會跟別人講？」因為我們家是沒有秘密的，所以這一定要講清楚，加上我大姊又是那種什麼事都會講的人，所以我說：「連妳老公都不能說！」大姊答應後，我就告訴她：「我生活過得很好，因為有人在照顧我，她可能會一直照顧我下去，我的人生沒問題。」然後大姊沈默很久很久，隱約記得她好像提醒我要對自己好一點，然後我們就睡了。跟大姊講完的隔天，她什麼都沒有說，很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我就很惶恐，因為太平靜了，很怕是自己作夢，夢到那個情景，其實我根本沒有講。後來透過 msn，大姊才告訴我，其實她們都有心理準備，主要是因為我跟女朋友已經很久了，大姊說她也跟我二姊討論過，他們是覺得我自己開心就好了。

## 2. 在抒發父母逼婚壓力的時間點，說明原因中向二姊現身

跟大姊講完沒多久，有人找我回西部工作，剛好我父母也很喜歡，所以就順利的回到西部。回去之後，媽媽就叫我參加公司的聯誼活動，算命的時候，媽媽也會很急迫在旁邊問，我什麼時候會結婚。然後媽媽開始要介紹男生給我認識，當媽媽問我要不要去相親時，我差點就向媽媽脫口而出了，但是我沒有，主要是因為二姊還不知道，我覺得次序好像顛倒了，不是我原本預期的，因為我不想讓二姊是全家最後一個知道的，我覺得她可以接受，只是一直都沒有時間點。

後來有一次，二姊打電話給我，我就跟她講，我有很多不要相親的原因，二姊就說她知道，我就說：「妳說妳知道的是我說的事情嗎？」二姊就說，本來就應該是同一件事情，然後我就說其實我跟我女朋友是在一起的。二姊就說她早就知道了，她一直沒有問我，是在等我跟她講。那時候我一直跟二姊解釋，為什麼這麼晚才跟她講，二姊就說她不會 care，她只是會心疼我們感情一定會有爭吵，可是沒有出口去說，不過二姊相信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可以幫我，所以她才比較放心。

## 3. 姊姊們表達擔心與支持，也提供向父母現身的建議

跟大姊講完之後，感覺比較放心，因為我跟女朋友有車舟勞頓的問題，以前都不講，就會比較擔心，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家人都不曉得，現在至少有一個人會有底，感覺心理壓力沒這麼大。而且跟姊姊講了之後，我在她們面前不用再偽裝，聊天時我也感受到她們很關心我和女朋友的情況，會給我一些鼓勵。記得有一次，大姊告訴我她在飛機上看刺青（女同志的電影），看得眼淚都快掉出來……。不過，跟姊姊現身對我和女朋友是沒有影響的，主要是我姊離我很遠，這麼多年來，我姊跟女朋友只有吃過一次飯，所以我們兩個還是過我們的生活，姊姊就是知道有這個人，對我來說沒差！

大姊常常會提醒我，要對自己好一點，要是跟女朋友有任何挫折的話，不能想不開或做傻事。大姊很像媽媽，會想很多，所以有時候我也不太敢跟她講太多，會小心地在他們面前提到女朋友，因為會顧慮他們的印象好不好。而當媽媽一直在提相親的事，我本來要說了，但是大姊就擋我：「妳先不要講，等我回國再說，我知道不講很難過，可是講了可能會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妳就先忍著。」我覺得大姊的建議讓我比較放心，至少我不會很唐突的去傷害到父母。二姊則覺得：「反正再這樣，就叫大姊去說好了！」因為大姊比較貼近媽媽，二姊生氣時，語氣就會變得有點硬，她怕會對老人家不禮貌。

### （三）面對父母態度的模糊，等待現身的時機來到，能有坦誠相見的一天

#### 1. 爸媽態度搖擺不定，猜測他們也是矛盾，希望我能幸福

爸媽的態度讓我覺得很詭異。大姊曾告訴我，有一次媽媽跟表姊在散步時，表姊問媽媽，我有沒有男朋友，然後媽媽說沒有男朋友，可是有一個很好的女朋友，然後就把女朋友的家庭背景，都告訴我表姊。剛知道的時候我還蠻高興的，就想說媽媽好像可以接受，還蠻 OK 的。可是後來媽媽問我要不要交男朋友，甚至提相親的事，我真的不知道爸媽他們兩個在搞什麼…大姊是覺得父母應該都有底，可是跟他們能接受是不一樣的，爸媽還在準備，也許爸媽他們也在矛盾，可能他們擔心我女朋友的父母會幫她找相親的對象，然後我女朋友會嫁掉，那我就得一個人，到最後沒有人陪我，他們就覺得伴侶非常重要，這是我二姊告訴我的。所以爸媽他們也還在調適，他們可能接受，可是又希望我不是，所以表達出來的讓人猜不出他們在想什麼。

#### 2. 希望先向媽媽現身，透過媽媽轉述，期待沒有秘密的來到

我有想過跟媽媽現身，如果媽媽再問一次，我大概就會說了！因為時間點也對了，媽媽都來問我要不要相親，然後我已經說不要，媽媽還一直問，為什麼不要，那我覺得這就是時間啦！我目前的計畫是先寫 E-mil 跟他們講，然後再回家陪他們。不過，我會跟媽媽講，不會跟爸爸講，因為不管寫 E-mil 或 msn，收的人雖然是媽媽，但是她會印出來給爸爸看，就讓媽媽去跟爸爸講，因為基本上很少會跟爸爸談感情這方面！

對我來說，不向爸媽現身就是永遠在撒謊，永遠都有一個秘密，每次為了這個秘密，我就要說很多謊話，我覺得這樣對他們也不公平。我想要是爸媽知道之後，他們真的很 care 的話，我會告訴他們，有一些同志家長的團體，他們可以去看看，因為我們家離社區中心很近，社區常會有同志團體在那裡辦活動。

### 三、小寧的現身故事：追尋母親認同的現身路

小寧的家庭有六位成員，分別是父親、母親、哥哥、大妹、二妹與自己。小寧雖然出生在台灣，但國中之後就和哥哥、妹妹一起被送到國外讀書。母親為了照顧身體不適的父親，所以父母仍留在台灣。在故事架構部分，以「追尋母親認同的現身路」為題，源於小寧雖然與母親距離遙遠，但在小寧心裡，仍渴望母親能瞭解與認同自己的同志身份，因此故事的主軸以小寧追求母親認同為主。

#### （一）親如手足也是獨立的個體，沒有刻意現身的動作

##### 1. 與妹妹同住一個屋簷下，明眼人一看就知，根本不用說

在兄弟姊妹方面，我從來沒想過要隱瞞。跟第二任女友交往時，我跟兩個妹妹在外面租房子，因為一起住，加上我是不適合撒謊的人，跟女友打得火熱，我不講別人都看得出來，所以我也沒有承認我們兩個是在交往，反正他們自己也看得出來。當時我妹妹是滿反感的，我曾經問大妹對同性戀的看法，她就說她覺得很噁心、對同志沒有好印象。當時姊妹關係弄得很糟糕，我也不懂得如何處理，沒有照顧到妹妹的感覺。只是我覺得他們當時反感的不是我跟一個女孩子交往，是我女朋友挺討人厭，像大小姐一樣，會愛理不理人，沒什麼禮貌。當時妹妹年紀小，所以搞不清楚在反感什麼。其實，我有一、二個女朋友是很好相處的，妹妹跟他們的感情都不錯。

##### 2. 跟哥哥沒有住一起，現身只是自然地介紹女友

當時哥哥沒有跟我一起住，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往來，也很少時間會在台灣碰到面，交集是很少的。有一次哥哥回來，見過我當時的女朋友，我是很明白直接的告訴他，這是我女朋友，當時哥哥沒有說什麼，我想沈默可能是他不知道怎麼去反應吧！我是覺得他沒有什麼看法，而且他應該也不會說什麼吧，因為他不是我父母，他管不到我！對我來說，可能是在外國長大，個人分得蠻清楚的，所以我覺得我的感情世界跟兄弟姊妹沒有關係，基本上是獨立的個體，他們不用對我個人負責，有關係的其實是爸媽。

#### （二）母親的認同對我意義非凡，受限於擔心，直到自我認同確認後才現身

##### 1. 小時候媽媽就已經懷疑我，但天高皇帝遠，管不到我

我交第一個女朋友的時候，年紀蠻小的，她常來我家玩，媽媽有一次就說：「兩個怎麼整天鎖在房間裡面？」當時我可能下意識覺得不讓別人知道比較好，所以就心虛回答：「好啦好啦！」隨便帶過，我媽當時好像就有懷疑。後來我去了國外，一直以來，都是跟

父母分開住。所以當我真的在國外跟女生交往的時候，父母沒有住在國外，我的父母在那樣的情況下，有一個難處是他們沒有跟我住一起，不能強迫我做什麼，頂多只是勸導，而選擇做與不做是完全看我。向爸媽現身我考慮很久，不過能考慮這麼久也是因為他們不在我生活裡面，要不然當時如果我是跟父母住的話，他們應該也是早就知道了！

## 2. 學生時代的同性戀情，與媽媽之間心照不宣

國中時我交第二個女朋友，我女友之前交往的女生都是穿著打扮很男孩子的，所以她認為我應該這樣穿，所以當時我穿得蠻男孩子的。媽媽有來國外玩，那時女朋友的媽媽也跟我媽見過面，我想我媽是心知肚明，雖然我跟她從來沒有講過，媽媽也沒有講破。我想當時我媽不是很想去討論，因為我才 16 歲，也算年紀小，可能是過渡時期。跟女朋友分手之後，大概半年左右吧，我慢慢把頭髮留長。後來大學的時候交了第三個女友，我覺得是蠻明顯的，因為我們就很好，我媽對她很友善，還會拉她來家裡吃飯，交談中間，我跟媽媽眼光對看，就好像明白，但是我不會真的去跟媽媽講什麼。後來，跟女友分手，媽媽的表現好像覺得可惜，她就說：「你們怎麼沒聯絡了，有點可惜，因為她是蠻好的女孩子…」

## 3. 自我認同確定，為了讓媽媽瞭解，卻換來後悔，母女退回曖昧避談的位置

真的跟媽媽講的時候，應該是 23、24 歲吧！跟第三個女朋友分手以後，因為作春夢，春夢的對象是男生，我就去找了一夜情，發現男生不討人厭，但是跟女孩子也 OK，好像女孩子好一點。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性向部分對我自己有一個交代，我才有辦法給媽媽交代。當時我在國外工作，並沒有打算回台灣，對我來講，媽媽其實很難瞭解我的，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如果我不自己提出來的話，媽媽永遠都不知道我是誰，我想那跟性向不重要，有點像坦誠相見，可以比較坦白談一些事情，我當時就想，如果我在國外一個不小心撞車子死掉，那我媽不就連我是誰都不是很瞭解。所以大概工作了一年左右，我就決定跟她說，那也是斟酌了一兩個月之後的事。

跟媽媽現身的那個晚上，我媽在看電視，然後看著看著，我爸睡了，剩下我們兩個在客廳，那時候心裡想說：「嗯…好吧，應該就是這個時間，再過來好像也沒有什麼機會。」就跟媽媽說：「媽，我有件事要跟妳講。」我這樣一開口，我媽好像就覺得事情不妙，她有停一下，五秒鐘沒有回答，然後就說幹嘛，我就跟她講，我喜歡女孩子，然後她就唉…嘆氣，那一聲嘆氣，有點像是該來的還是會來，然後她就自責：「是不是我的錯啊？是不是我送妳去自由的國家，妳才會這樣子？」然後我就跟她解釋我是天生的，我很坦白的講，

我有找男孩子，是因為兩邊都試過才能真的比較確定，才有辦法來跟媽媽說。後來我們兩個安靜了好幾分鐘，媽媽才說：「妳不要跟妳爸講！」我就說：「喔，好啊！」

跟媽媽講之後其實很後悔，因為就算我在學校很皮，我都沒有看過我媽那種眼神，那是一種很失望、很失望的眼神，看到她的表情，直覺媽媽在失望痛苦之外，還有很深的自責。跟媽媽講完的隔天之後，就沒有再討論了，我們都沒有再提，因為媽媽也沒有反對，我也沒有什麼好去反駁或繼續說的。那時候也沒想到處理的方法，就是沈澱、給媽媽一個機會，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一直去戳，她說不定就生氣了，後來我放完假就回國外了。

#### 4. 時間證明同志身份沒有影響我的生活，母親的認同對我很重要

向媽媽現身之後，我才跟第四任女友交往，媽媽見到我女朋友，距離現身也隔了兩年多，這一段時間都沒有去討論過什麼，但是我想這就是時間、距離長的好處，因為過了這段時間，媽媽心情可能平復一點。而且那時候我已經上班了，媽媽看到我正常工作，看到我交女朋友沒有影響到我的人生，我還是把書讀完，找一份工作，把我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我沒有亂來。所以回想現身那時候，我想我挑的時間是OK的，上班一兩年之後再講，給家人的印象，第一我是成熟的個體，有能力應付自己的生活，也代表不是在一個過渡時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覺得家人的反對除了社會的眼光之外，就是生活安穩跟幸福美滿，所以讓他們少掉很多煩惱，就等於他們接受的機率比較大。

我跟第四任女朋友當時住在一起，再加上她是很男孩子樣的，所以很明顯我們是在一起的。我女朋友還蠻照顧人的，會幫我「準備有的沒的（台語，意指呵護）」媽媽可能有看到，所以也慢慢接納我的感情。當時我媽會跟我們兩個一起去逛街。我女朋友對我媽很好，我們兩個跟媽媽一起聊天、吃飯、喝咖啡，不講穿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媽媽回台灣以後，隔天就打電話跟我說她到了，然後又說：「妳幫我跟○○○（女朋友）打聲招呼喔！」然後我就說好，講完之後，她還特別提醒：「記得一定要說喔！」其實媽媽也沒有講破，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母女之間彼此心知肚明，我覺得這幾年看下來，媽媽的態度就是採取不鼓勵，但是我幸福就好的那種政策吧！因為相隔那麼遠，自己生活了很久，她應該是非常放心跟相信我的吧！

跟媽媽講完，我覺得一定有正面的影響，雖然媽媽對我的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我媽媽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她對我有很大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媽媽是我這輩子的貴人，她總是在平凡的事情裡找到小小的滿足感，享受單純的快樂，她對人生正面的態度給我很好的影響。記得有一次我帶我媽去墨爾本玩，那時候我已經單身好幾年，我就問我媽：「如果我下一個交的還是女孩子的話，我可以帶她回家見妳嗎？」她說：「當然好

啊！」我覺得我媽的認同會讓我女朋友覺得心安，也會讓我覺得我對這個女孩子心安。因為媽媽對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吧！所以有跟她講我是覺得…（哽咽）講著講著就想哭，她後來對我的接受，是讓我能夠很坦然接受我自己很大的原因，等於就是讓我自己喘了一口很大的氣吧！她的認同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

### （三）同志是父親無法接受的，不敢說也是怕加重他的病情

跟媽媽現身的時候，媽媽要我不要跟爸爸講，我答應她，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都没講。我覺得媽媽當我爸的老婆那麼久，對我爸有一定的瞭解，她心知肚明，這是我爸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吧！我也明白，我爸一定沒辦法接受。另外，因為爸爸高血壓，中風過兩次，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他身體能負擔得起的事。萬一我跟他講了，他生病的話，不僅讓他見諒困難，我跟家人的關係要怎麼維持，如果爸爸因為這樣而過世的話，那我每次看到我女朋友不就想到我爸。所以我左想右想，還是覺得不想冒這個險。還有，我爸知道我有交過男朋友，只是他不知道細節，像我現在單身的情況下，怎麼知道下一個交的是男的女的，所以在沒有交往對象的情況下，我也不會跟他講。

## 肆、討論與建議

### 一、討論

女同志向家人現身是一個連續的歷程，同志的事實對於家人關係形成衝擊，卻不能將現身獨立於家庭事件之外來討論，現身同時還有很多其他的家庭事件正在發生，因此並不能斷論現身是導致家人關係惡化或改善的獨立因子，故其複雜性可見一斑。此結果呼應過往研究提出現身複雜性，應以現身程度來替代現身一詞的想法（王皓薇，1997；簡家欣，1998）。

研究者在三個受訪者的故事裡，發現現身雖然不是依照固定的計畫表，非刻意營造，但仔細分析，仍可看出是一個有意識的決策過程，涵蓋思考與評估的心理動力，並且非單一因素決定了現身，而是眾多因素的衡量與評估下才促使現身的發生。研究者在整理受訪者現身的故事裡，發現現身歷程會受到家庭互動方式影響，再者，也會受到家人的角色影響，影響層面包含現身與否的決定、現身的動機、現身時機的抉擇與現身後關係的變化。研究者為能將現身歷程陳述清楚，首先說明家庭互動對現身的影響。接著，透過家庭角色的區分，進一步呈現不同家庭角色裡現身歷程的獨特性，闡述這樣的關係脈絡對現身歷程重要的影響，結果包括三種家人角色的現身類型，分別為手足、母親、父親。故以下將透

過四個層面來進行討論與比較，依序為「家庭互動方式對現身歷程的影響」、「女同志向手足現身的歷程」、「女同志向母親現身的歷程」、「女同志不向父親現身的考量因素」。

### (一) 家庭互動方式對現身歷程的影響

三個受訪者呈現出不同的家庭互動方式，影響著現身的整個歷程，其影響的層面內涵包括「關係親密度是現身的首要考量」、「緊密的家庭互動為現身帶來力量與困境」、「現身是心理距離親密的展現，不受物理距離的限制」，分述如下：

#### 1. 關係親密度是現身的首要考量

研究者整理三位受訪者選擇現身對象的依據為「關係親密度」、「家庭成員的角色」、「對同志的理解與包容度」、「生活中承載的壓力程度」與「其他家人的建議」。三位受訪者故事呈現，第一個現身對象均是姊妹，因為跟姊妹比較親近，故可得知關係親密度為現身的首要考量，即關係親密的家人是現身時優先被選擇的對象，此部分與過往文獻提到同志會向關係親密的家人現身，即女同志現身時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內涵之論述相符合（畢恆達，2003；蕭燕婷，2003；蘇俊丞，2007；Beaty, 1999; Ben-Ari, 1995; D'Augelli, Grossman, & Starks, 2005; Gramling, Carr, & McCain, 2000; Heatherington & Lavner, 2008; Henderson, 1998; Savin-Williams, 1998），而關係親密的程度則以家人在受訪者內心地位的重要性與彼此互動時的熟悉度來決定。

#### 2. 緊密的家庭互動為現身帶來力量與困境

人們常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親密的家庭關係對現身正是這樣的影響，一方面為現身帶來力量，但也形成了現身的困境。在力量的部分，承接上述關係親密度，可以得知親密的手足會是優先選擇的對象，而從小龜的故事，也可以看到現身之後姊妹們給了鼓勵與支持，甚至也會提供向父母現身的建議。而在困境部分，也因為家庭互動的緊密，現身的動作可能會形成漣漪效應，此部分呼應家庭系統理論，即家庭是一個動態的實體，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家庭關係不能以分離獨立的個體來檢視（游淑華、巫珍宜、趙淑珠，2004）。像小龜就是在沒有秘密的家庭互動裡，考量甚久，因為擔心跟一個家人講了之後，過不久全部的家人都知道了，遲遲等到遠距離戀愛的壓力下才決定現身。另外，也可從小光的故事裡，發現母親與姊姊的同盟勸婚，讓小光無力回擊。再者，受訪者小龜與小寧向一位家人現身後，接下來會受到家人意見的影響，而決定暫時不向其他家人現身，而不現身的對象則以父母為主，特別是父親的部分，此結果呼應蘇俊丞（2007）的研究中提及男同志向母親現身之後，母親會與兒子串通形成共謀來欺騙父親，導致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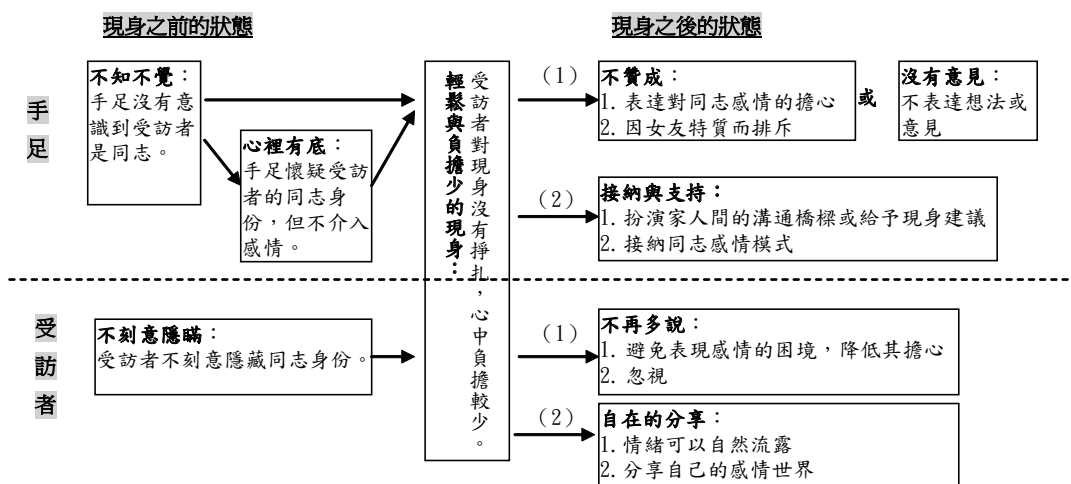
之間形成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國外 Savin-Williams (1998) 的文獻中亦有相同的論述。

### 3. 現身是心理距離親密的展現，不受物理距離的限制

研究者發現同志的現身並非完全因應物理距離而產生，小寧向妹妹的現身確實有一部分是因為住在一起，同志身份很容易暴露。但在小龜與小寧的故事裡，均發現物理距離並不影響心理距離，並非因為家人不住在一起，關係就會變得疏離，即使受訪者與家人沒有住在一起，對於現身仍會因為關係的親密存在焦慮與擔心，而小寧即使住在父母管不到的國外，向母親現身依舊是心裡的盼望，可見親情是距離也打不散的連結，而現身有很大的部分是源於心理距離的親密，而不受限於物理距離的遙遠。

#### (二) 女同志向手足現身的歷程：輕鬆、負擔少的現身過程

受訪者向手足現身的歷程是輕鬆、負擔少的，其現身的歷程如圖一所示。



註：圖一上半部為受訪者的手足在現身歷程的狀態，下半部為受訪者在現身歷程的狀態，而圖中標示之(1)與(2)用於區分現身後不同的手足互動情形。舉例來說，現身後若手足的狀態是接納與支持時，受訪者對應的狀態則是自在的分享。

圖一 女同志向手足現身的歷程模式

而女同志向手足現身的歷程內涵包括「互動頻繁與關係親密往往使手足成為現身首選對象」、「戀愛往往是現身的時機，分享戀情與為戀愛加溫則是主要動機」、「現身後得到的多為正向反應，手足關係沒有太大變化」，分述如下：

### 1. 互動頻繁與關係親密往往使手足成為現身首選對象

研究者歸納受訪者向家人現身的順序，超過半數受訪者的現身對象依序為手足、母親、父親。此結果呼應過往研究，同志在向父母現身前，多數會先向手足現身（Beatty, 1999; D'Augelli et al., 2005; Dittrich, 2005）。其中手足又以姊妹為先，此部分與蕭燕婷（2003）提到同志通常比較會向女性手足現身結果相同。在受訪者的故事裡發現姊妹關係在現身前多數是親密、無話不談的，在這樣的關係互動下，受訪者往往會選擇主動現身，像小光與小龜自然地說出、小寧不刻意隱藏同志身份讓妹妹知道。在兄弟部分，本研究唯一有異性手足的受訪者為小寧，小寧與哥哥的互動不頻繁，關係較為疏離，但面對哥哥，小寧仍舊是顧忌少的，直接介紹女友，因為對小寧來說，相對於父母而言，手足是同輩，並不需要承擔教養責任，所以現身後對手足的影響是比較小的，手足也成為優先被選擇現身的對象。

### 2. 戀愛往往是現身的時機，分享戀情與為戀愛加溫則是主要動機

受訪者談同性戀情時，在小鹿亂撞的開心氣氛中，往往是向手足現身的時機。同性戀情的分享與為戀情加溫則是受訪者向手足現身的動機，像小光與小寧就是因為開始談戀愛了，分享同性戀情，而小龜則是為了找尋支持的力量，為戀情加溫，因此選擇向大姊現身。此部分的例外是小龜向二姊的現身，是在母親逼著相親時，為了抒發壓力而向二姊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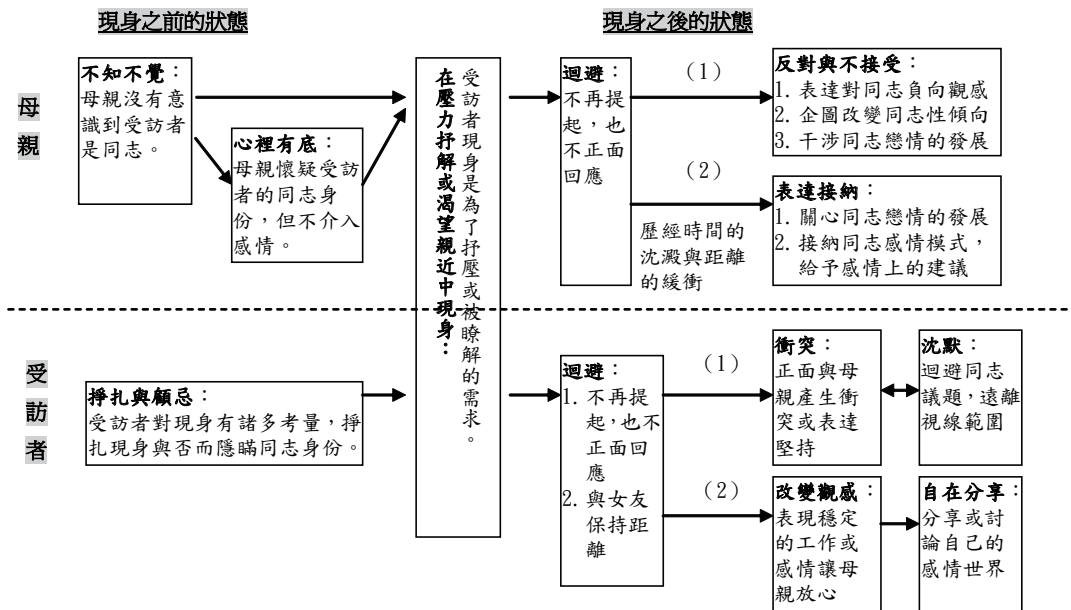
### 3. 現身後得到的多為正向反應，手足關係沒有太大變化

受訪者向手足現身後，得到的正向反應居多，包括手足會扮演家人間的溝通橋樑、給予現身或感情方面的建議，以及可以與受訪者公開地討論同志資訊，因為手足的正向反應，受訪者感到開心、放心，並且能夠自然表達情緒，不用隱藏說謊或偽裝，家裡有人會清楚自己的動向。此部分呼應文獻中提到現身的優點為能得到家族成員真誠的接受、相處時變得更溫暖與親密（LaSala, 2000; Murphy, 1989），但結果與 Strommen 提到手足在現身後的反應多是生氣、混亂的論述是不同的（引自 Savin-Williams, 1998）。研究者探究原因可能是受訪者與手足的關係在現身前大多數是親密的，因此現身後的反應較為正向，若有負向反應，則會以溫和的方式建議，像是小光的姊姊。而小寧的妹妹並非完全站在支持的角度，對同志感情模式的反感，主要是因為不喜歡小寧的女友，而導致對同志身份的排斥。在關係的變動部分，除了小寧的妹妹因為不喜歡其女友導致關係中的衝突之外，現身對受訪者的手足關係影響不大，關係親密的姊妹仍維持原來的親密，而小寧與哥哥也仍是

疏離的關係。

### (三) 女同志向母親現身的歷程：掙扎與曖昧的現身過程

受訪者向母親現身的歷程是掙扎與曖昧的，對三位受訪者而言，向母親現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母親現身順序次之於手足可見一斑。受訪者向母親現身的歷程如圖二所示。



圖二 女同志向母親現身的歷程模式

而女同志向母親現身的歷程內涵包括：「諸多考量因素的顧忌中延遲了現身」、「現身之前母親往往心裡有數，母女彼此心照不宣」、「壓力的抒解與被瞭解的需求是現身的主要動機」、「失戀、自我認同、以及經濟與感情的穩定度高是現身的時機」、「現身後迴避同志議題，時間與距離是重要的緩衝劑」、「影響母女關係變化的不只有現身這件事」，分述如下：

### 1. 諸多考量因素的顧忌中延遲了現身

江典泰（2000）提到同志會在評估現身後的風險才決定現身，本研究發現面對母親特別會進行風險評估。受訪者向母親現身之前，往往因顧忌多而未能行動，其顧忌的因素包括「母親擔負教養責任」、「其他家人的建議」以及「自我狀況的穩定度」。首先，在教養責任部分，小寧提到父母總是被認為是需要為子女行為表現承擔後果的家人，故子女現身對父母的衝擊很大，直接挑戰父母教養是否不當，而母親相較於父親，承擔較多的重責大任，故向母親的現身焦慮較大，此部分呼應文獻提到父母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母親花較多心力在家務勞動與兒女教養的事務上，對於子女的生活情緒較為注意與敏感（畢恆達，2003；Henderson, 1998）。相對來說，手足因為是同輩，並不需要承擔教養責任，所以現身後對於手足的影響是比較小的，故手足成為優先被選擇現身的對象。接著，已現身的家人所提供的建議也會影響向母親現身的時機，像小龜的大姊建議不要向父母現身，也延緩了小龜的現身步調。再者，小寧與小龜均提到期望能夠在自我狀況的穩定度較高時，包括感情、自我認同與經濟狀況三個層面，才向母親現身，以降低現身後母親的懷疑與擔心。在諸多考量因素的顧忌中，受訪者面對母親往往會產生很多的負面情緒，包括緊張、焦慮、煩躁、擔心、害怕、不知所措、鬱悶，現身之前會處於一種猶疑不決、搖擺不定的狀態，反覆地揣摩現身的必要性與方式，希望能造成最小的衝擊。

### 2. 現身之前母親往往心裡有數，母女彼此心照不宣

三位受訪者均表示即使沒有向母親現身，但因為生活互動緊密度高，母親總是能夠透過受訪者與女友的互動緊密，感覺到受訪者與同性相處甚密，或是受訪者受到感情影響的情緒變化，因此在受訪者向母親現身之前，母親往往心裡有數。而母親在起疑的狀況下，往往不會選擇直接提問，而是進一步觀察或旁敲側擊下逐漸確定受訪者的性傾向，確定之後，母親不會直接地反對，小龜的母親就透過間接地鼓勵她交男友，希望可以改變其性傾向，此結果與 D'Augelli 等人（2005）研究發現相同，覺察子女性傾向的父母，對子女會給予相關建議。而小龜與小寧面對母親的不說破，也是以同樣的態度回應，此部分與文獻中提到女同志會以「不說破」或「不明說」的態度來回應家人的結果相同（鄭美里，1998；蘇俊丞，2007），故在這樣的互動裡，母女之間呈現心照不宣狀態。

### 3. 壓力的抒解與被瞭解的需求是現身的主要動機

受訪者向母親現身的動機主要是壓力的抒解與被瞭解的需求。在壓力的抒解部分，主要是失戀與母親逼婚的壓力，像失戀對小光而言，是情緒極度低落的時刻，母親成為重要

的支持力量，故失戀的負向情緒成為引發現身的重要動機，此部分與蘇俊丞（2007）研究發現一致，即同志在戀情失落時，會找尋家人支持而現身。另外，小龜面對母親不斷的逼婚壓力中，以說謊回應，小龜表示此部分的壓力可能會成為向母親現身的動機。這樣的動機呼應文獻：選擇隱藏性傾向的同志，會因為生活壓力倍增，而在時時害怕被發現的擔心中，承受著極大的情緒張力（Gramling et al., 2000）。亦呼應鄭美里（1998）提到：增強的婚姻壓力經常是造成女同志身份暴露的時機和原因。因此透過現身來抒壓，與 Stiles 提出的發燒模式（fever model）假說：當同志的苦惱程度增加時，會透過現身來降低壓力之論述相符合（引自 Gramling et al., 2000）。另一方面，在被瞭解的需求部分，小寧基於希望真正的自我能夠被母親接納與認識，因此在單身的狀況下向母親現身。

#### 4. 失戀、自我認同、以及經濟與感情的穩定度高是現身的時機

受訪者向母親的現身時機，主要是在兩個情境下，一個是失戀，另一個則是自我及生活的穩定度。在失戀的部分，小光因為失戀導致情緒極度低落，身旁的母親感到異樣，主動提問，小光因此向母親現身。而另一部份，三位受訪者均提到自我及生活的穩定度是現身時機的重要考量，此部分的穩定度換句話說是優勢條件，可降低現身之後母親的焦慮或疑惑，更具備說服力與因應能力。包括「穩定的工作經濟能力」、「自我認同明確且清楚」、「同性戀情的穩定發展」。

首先，在「穩定的工作經濟能力」部分，三位受訪者均提到穩定的經濟狀況是重要的。主要是穩定的經濟來源之下，擁有獨立自主的能力，不用依靠家人，而在家庭中往往握有權力的人就有發聲的權力，決定權力的重要指標則繫於經濟能力與家庭地位。此部分結果與畢恆達（2003）的研究結果相同，男同志會透過增強自身的能量，如經濟能力來降低現身風險。亦與 Newman 和 Muzzonigro（1993）發現在青少年時期現身是困難的，因為經濟上仍依賴父母，會順從與屈服現實壓力而折損感情發展之論述一致。故本研究受訪者多選擇在出社會、經濟獨立之後才現身，以經濟能力作為現身籌碼。接著，在「自我認同明確且清楚」部分，小寧因為擔心現身後母親對其性傾向會有懷疑，故透過與異性的交往，進一步釐清自我性傾向，在自我認同的確定與清楚之後，進一步給母親一個交代。最後，在「同性戀情的穩定發展」部分，小龜提到同性戀情的穩定發展是現身時機考量的重要因素。因為感情對象須有穩定度，換得太頻繁會讓家人對同性戀情的印象不好，故小龜會在感情比較穩定與確定時才考慮現身。

### 5. 現身後迴避同志議題，時間與距離是重要的緩衝劑

過往文獻提到父母面對子女的現身，就像是在哀悼失去一個自以為瞭解的孩子（楊嘉同，1997/1995）。本研究也發現受訪者現身之後，母親正是經歷這樣的失落經驗。現身之後，小寧與小光的母親均迴避同志議題，畢竟同志議題對於亞洲家庭是一個尷尬且難以啟齒的話題。而受訪者的回應則是心照不宣，與母親拉開距離，這樣的距離讓母女彼此有機會沈澱與思考，降低衝突或尷尬，此種互動方式與過往文獻中的研究結果一致（畢恆達，2003；曾寶瑩，1999；鄭美里，1998；謝文宜，2006；蘇俊丞，2007），即同志在現身之後，會以「不說破」為準，彼此保持一種默契，或是與父母建立地理上的區隔，以空間換取時間，亦與國外學者 Herdt 和 Boxer 的論述相同，即現身後的生存戰術需建立一個不觸及同志議題的區塊，以避免討論引起戰火（引自 Savin-Williams, 1998）。本研究結果相較於過去男同志的研究有不同的發現，過往研究指出男同志會透過公開自己的同志日常生活，讓母親瞭解同志生活樣貌（畢恆達，2003；蘇俊丞，2007）。研究者推測此差異源於受訪者考量母親在現身後的反應，當母親持強烈的反對意見或是有強烈自責感覺時，迴避同志議題是維繫家人關係的重要因應方式。由此可知，現身之後時間與距離深深地影響著母女關係的互動，扮演重要的關係緩衝劑。

### 6. 影響母女關係變化的不只有現身這件事

在受訪者向母親現身的過程，影響著母女關係的變化不只有現身，還包括「母親生活中承載的壓力」、「女友的個人特質」、「女同志生活的穩定度」。首先，在「母親生活中承載的壓力」部分，小光提到母親為了照顧生病的父親，根本無暇去瞭解同志的訊息，因此導致對同志的不瞭解以及不能接受。而在「女友的個人特質」部分，小寧與小光的故事裡反應出女友的特質是影響母親接受度的重要因素。對母親而言，腦中存在的往往是異性戀模式的思維，因此會期待女人是被照顧的，受訪者的女友若是很會照顧人，在母親的眼裡更是感到放心，因此對同性戀情的排斥會減少許多。最後，在「女同志生活的穩定度」部分，小寧與小光均表示生活的穩定度會影響母女之間的互動，包括工作與經濟的狀況。此部分與謝文宜（2006）的研究結果一致：在改變父母觀念之前，需培養自己的能力，讓家人知道自己是會照顧自己，當自己的工作專業能力達到一定的水準，才來慢慢溝通。

整體而言，現身之後母女之間衝突的狀況並不多，以小光而言，與母親的衝突來自於與女友交往過程信用卡刷爆事件。然而，過往文獻在男同志的研究則有不同的發現，母親對男同志性傾向反應幾乎都是負面的，有很多的不理性情緒與反應（張國珍，2003；蘇俊丞，2007；D'Augelli et al., 2005; Goldfried & Goldfried, 2001; Newman & Muzzonigro,

1993)。研究者臆測原因是性別差異造成，因為男同志必須承擔傳宗接代的壓力，故母親的負向反應自然較大。透過三位受訪者的故事發現，現身的整個歷程裡，面對同志這個話題，母女之間就像是在跳雙人舞一般，一進一退，持續在變動中。每一步的進退並沒有一定的時程表，受訪者往往不是一開始就知道如何跟母親互動，而是在來回互動中，找出與母親溝通的點。而小寧的故事也告訴我們，隨著時間的流逝，母親對於其同志身份或戀情有更清楚的瞭解後，對同性戀慢慢會有正面的回應，像是表達對女兒對象的喜好，表達對其同志感情模式的接受。此部分對小寧是意義非凡的，正呼應研究提到現身對自身的優點包括能使自我認同得以一致與完整、並減少自身的隔離與孤立感 (LaSala, 2000; Murphy, 1989)。此外，小寧與母親在現身後的關係從沈默到坦誠相見，經過多年的時間，也呼應文獻所言：現身一開始親子關係確實明顯變差，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多數到後來都會改善，但此改變並不是奇蹟式的，而是漸漸地改以新的溝通模式、互動風格來取代原先的不適應 (Cramer & Roach, 1988; Leavech, 1992; Moreau, 2001; Savin-Williams, 1998)。

#### (四) 女同志不向父親現身的考量因素：互動疏離與承擔風險降低現身的可能性

所有受訪者面對父母的現身選擇上，均會選擇向母親現身，而未向父親現身，主要考量是父女疏離的互動，以及要承擔父親無法接受所帶來的風險，其包含三個層面，分別是「父女關係或互動的疏離」、「父親對同志的理解與包容度低」、「父親的身體狀況不佳」，分述如下：

##### 1. 父女關係或互動的疏離

三位受訪者中，父女的互動往往是疏離的，其中小光是對時常外遇的父親無法諒解，關係極度疏離。另一方面，小寧與小龜的父女關係雖然不差，但因為與父親原先生活中的互動就不多，很少談到內心層面的事情，彼此互動是疏離的，因此感情或同志身份就如其他的事情一般，會跟朋友分享，但不會去告訴父親，此部分呼應 D'Augelli 等人 (2005) 提到父親與子女的關係常是較為疏離的。此外，父親也受到男性在社會期待中是比較不容易表露情感，不易親近或談論個人的事情，相對而言，受訪者與姊妹或母親談心較多，關係也較親密。因此受訪者面對父親，會認為感情是自己的事情，現身並不重要。

##### 2. 父親對同志的理解與包容度低

受訪者未向父親現身，是因為臆測父親的接受度較低，此部分亦與過去的研究結果論述相符合 (陳麗如, 2000; Valentine, Skelton, & Butler, 2003)，亦與過往研究提到：家人對同志持較多負面的態度，同志出櫃意願就會降低之論述相符合 (周佑儒, 2007；

Heatherington & Lavner, 2008; Newman & Muzzonigro, 1993; Savin-Williams, 1998)。同志性傾向並不在一般父親的思考基模中，因此現身對父親的衝擊較大，此結果與 Savin-Williams (1998) 的看法一致，即父母因為傳統價值觀而形成的同性戀恐懼情結會降低其接受女兒是同志的事實。

### 3. 父親的身體狀況不佳

受訪者在現身之前會臆測現身對父親形成的衝擊程度，以及是否會加重父親的負擔。小寧特別提到沒有向父親現身，也是考量現身本身是一個壓力來源，若是父親身體已經不好，再現身只會讓父親的病情更加惡化，甚至讓家人對同志的印象更糟，故小寧為此避免現身。此部分在回顧過往的文獻中無相關探討，為本研究獨特的結果發現。

研究者整理受訪者面對不同家人角色之現身歷程的比較表，形成表二如下。由表中可發現受訪者面對父母的現身，壓力較大，現身要考量的因素是比較多的，此部分呼應文獻所言，即有超過半數的同志表示在日常生活當中最主要的壓力來源是父母親的態度（謝文宜，2005）。而面對手足則是壓力較小，現身後的關係變動也較小。

表二

受訪者面對不同家人角色的現身歷程相同與相異之比較

家庭角色	手足	母親	父親
現身的考量因素	1. 關係親密度 2. 互動頻率	1. 母親擔負教養責任 2. 其他家人的建議 3. 自我狀況的穩定度（感情、自我認同與經濟狀況）	1. 父女關係或互動的疏離 2. 父親對同志的理解與包容度低 3. 父親的身體狀況不佳
現身的動機	1. 分享戀情 2. 為戀情加溫	1. 壓力的抒解（逼婚、失戀導致心情低落） 2. 坦承的渴望	無
現身的時機	戀愛	1. 失戀 2. 自我認同、經濟與感情的穩定度高	無
現身後關係的變化	沒有太大變化（疏離者仍疏離，親密者仍親密）	1. 心照不宣（迴避或是不再觸及同志議題） 2. 獲得支持與認同	無

##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研究者說明研究限制，並對助人者與未來研究兩層面提出以下建議。

###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三位受訪者分別為 T 與不分，未包含婆的身份認同之女同志。而研究者在尋訪受訪者時，僅有一位受訪者自我認同為婆，但後來因為某些因素而流失，探究婆較少接受訪談的原因可能有：婆通常在外表上較難被辨識、婆多數選擇不現身，又或是婆本身接受研究訪談的主動性較弱，而此部分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即本研究的結果無法應用在自我認同為婆的女同志。再者，除了自我認同的限制外，本研究以三位受訪者的故事來呈現，其廣度以及代表性亦會受到限制。

### （二）對助人者的建議

#### 1. 傾聽與同理女同志在面對父母的現身歷程裡經歷的壓力與困境

本研究發現女同志面對父母的現身歷程裡，需要經過多方面的考量，並非能如同向手足現身的輕鬆。而在尚未現身的過程裡，往往需要承受隱藏同志性傾向帶來的壓力，而在現身之後，面對母親反對或是心照不宣的情境，也是壓力的來源，故建議助人者面對想要現身或正在經歷現身歷程的女同志，能給予傾聽與同理，支持與陪伴女同志度過向父母現身歷程裡的壓力與困境。

#### 2. 提供女同志在現身抉擇時評估的向度

現身是影響關係的一個過程，充滿抉擇與評估。本研究的三位受訪者向家人現身後並未引發極大的衝突，或不可收拾的關係破裂。然而，受訪者與不贊成同志路的家人卻均經歷拉扯或沈默相對的歲月，這對關係來說都是考驗。基於三位受訪者的經驗，建議助人者能協助女同志評估現身對關係帶來的得與失，增加女同志面對現身後關係可能的變化有更高的準備度，以降低內心的衝擊，而建議評估的向度說明如下：

（1）家人對女同志性傾向的知覺程度：透過小龜與小寧的故事，可以發現家人若猜測受訪者是同志，就會有心理準備，現身後對家人的衝擊就比較小，因此建議能在家人對其性傾向心裡有懷疑之後再現身。

（2）家人對同志的觀念：透過小光的故事，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在傳統價值觀的家庭裡，同志常是被污名化的，因此家人對同志感情的接受度是低的。而三位受訪者未向父親現身，也都預設父親對同志無法理解，因此建議女同志在現身之前，若是瞭解家人對同志非

常排斥，能延緩現身。

(3) 女同志自我認同的確定程度：在小光與小寧的故事裡，可以發現當自我認同確定時，在現身時可以成為說服家人接受的理由，即當女同志對同志身份的確定程度較高時，面對家人不斷的質疑與勸說，心中比較不會猶豫與搖擺，故建議助人者協助女同志在自我認同部分有完整的探索與認識。

(4) 女同志的經濟能力：三位受訪者均提到經濟能力的重要，經濟能力象徵獨立與自主的指標，也降低對現身後的擔心，因此建議本身的經濟能力較弱者，特別是求學中的青少年，能延緩現身的時間點，有經濟能力之後再現身。

(5) 女同志與家人的互動模式：三位受訪者與家人之間的尷尬與衝突，都透過離家外宿或是遠居國外，降低現身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建議女同志在現身時能考慮與家人之間的距離，若能在現身之後，與家人之間有緩衝空間，再考慮現身。

(6) 女同志的情感狀態：女同志的感情對象與家人相處的狀況也會影響現身後的家人關係，建議女同志能在家人對女友的接受度較高的狀態下，再考慮現身。

### 3. 將同志相關訊息傳達到上一代

本研究發現家人對於同志的觀感會影響到現身後的接受度，此部分會受到傳統價值觀、同志正向資訊獲取多寡影響，而目前同志的相關訊息仍只停留在較為年輕一輩可以接觸到的媒介，像是網路，對於父母的部分僅有同志諮詢熱線舉辦的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然而，接受此資源的父母尚屬少數。大部分的父母一代會接觸到的媒體，仍以電視或廣播為主，但此類媒體仍以散發同志不友善訊息為主，因此父母的觀念很難有新的刺激與成長。故身為助人者，除了教育下一代之外，將同志相關訊息傳到父母上一代也是很重要的責任。

#### (三)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的經驗與發現，對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

##### 1. 針對女同志的不現身歷程深入研究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不少的女同志未向家人現身，不現身的女同志其隱藏的狀態對於自我的感情影響又是如何，此部分目前在研究中較未受到關注與探討，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將不現身的女同志與家人互動的內涵以及感情的互動模式更進一步深入探討。

##### 2. 針對不同年齡、家人對象的現身內涵深入探究

本研究所呈現的受訪者年齡層集中在 22 歲到 33 歲，研究過程發現家人對女同志最擔

憂的點是未來中老年之後的生活，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關注中老年女同志的生活，以及已現身的中老年女同志面對家人的擔心，是如何因應與互動。再者，本研究的受訪者均未向父親現身，然而未現身的父女關係並不一定就是疏離的，受訪者可能考量父親的身體狀況或生活壓力，而在現身的關卡上退卻，顯示多麼不容易，故女同志向父親現身的議題應是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的。

### 3. 研究女同志未來的生活相關議題

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研究者與受訪者談現身的主題之外，對於其他的女同志議題也有略微涉及，受訪者因年齡接近 30 歲上下，對於未來的生活有其考量及計畫，然而面對目前台灣同志婚姻尚未合法化的狀況下，女同志如何因應未來的生活，特別是伴侶的保障、領養小孩的權利等，均是重要的人生大事，故有關女同志未來生活的相關議題也是建議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究的方向。

## 參考文獻

- 王玄如(2007)。「跨越同志與家庭的鴻溝」探討李安《斷背山》中同志與家庭之間的掙扎。國立中正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王思萍(2002)。從「107 號房」到同志文化研究社——女同志認同、現身與同志學生社團的關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王皓薇(1997)。不要交出遙控權：同志要有「現身」自主權。騷動，3，52-58。
- 朱偉誠(1998)。臺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臺灣社會研究，30，35-62。
- 江典泰(2000)。台灣男同志的身份歷程、身份管理與現身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吳瑞元(1997)。孽子的印記——臺灣近代男性「同性戀」的浮現(1970-1990)。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 李惠珊(2007)。女同志家庭親子關係法制之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 李慈穎(2006)。以家之實，抗家之名：台灣女同志的成家實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周佑儒(2007)。大學男同志學生出櫃經驗之敘事分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 周華山(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同志研究社。
- 林欣憶(2002)。女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性慾認同空間策略。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張晉文(2007)。男同志家庭的家務分工與家務創造。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 張國珍(2003)。男同志父母壓力來源、調適歷程與社會支持之研究。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畢恆達(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37-78。
- 郭倩姣(2006)。女同志的出櫃生活經驗之初探。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陳建文(2004)。女同志運動參與考量因素、身份認同、現身情形對運動參與意願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陳培驊(2005)。見與不見——同志現身經驗的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 陳凱軍(2007)。從「櫃父母」到「同運」行動者：同志父母的出櫃歷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陳麗如(2000)。她們的故事：七個女同志的認同歷程。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 曾麗娟(2006)。父母面對同志子女出櫃後因應歷程之研究。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 曾寶瑩(1999)。同性戀主體與家庭關係互動歷程探索。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楊嘉同譯(1997)。醒悟的旅程。台北：開心陽光。Pollack, R., & Schwartz, C. (1995). *The journey out: A guide for and about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teens.*
- 游淑華、巫珍宜、趙淑珠(2004)。親子雙方對循環性衝突的知覺分析。應用心理研究，24，183-213。
- 黃玲蘭(2005)。從「同性戀認同歷程」談女同志的現身壓力與因應策略。元培學報，12，33-51。
- 黃婉玲(2001)。上班族女同志「現身」經驗與策略。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 廖國寶(1996)。台灣男同志的家庭與婚姻——從傳統婚姻壓力談起。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

- 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劉育豪(2007)。家——出櫃男同志與家人的關係切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蔡宜珊(2005)。同「樣」的家庭生活：初探台灣女同性伴侶的家務分工。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鄭美里(1995)。台灣女同志的性、性別與家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 鄭美里(1998)。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女書文化。
- 鄭智偉(2006)。在行動中與同志父母相遇——一個同志組織工作者的實踐與反思。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鄧紫霞(2007)。男同性戀者出櫃後的生活適應之探討——以一位新加坡個案的生命故事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 蕭燕婷(2003)。同志青少年人際互動的主觀知覺與因應。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謝文宜(2005, 11月)。台灣同志伴侶親密關係承諾維持之初探性研究。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學會舉辦之「2005台灣社會學年會：台灣社會與社會學的反思」學術研討會，台北。
- 謝文宜(2006)。台灣同志伴侶親密關係發展的挑戰與因應策略。《中華輔導學報》，20，83-120。
- 韓青秀(2006)。校園斷背山難以承受的憂鬱？2006年10月8日，取自：<http://fe2.udn.com/NEWS/404.shtml/>。
- 簡安得(2005)。90年代台灣男同志小說隱／現主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簡家欣(1998)。九〇年代臺灣女同志的認同建構與運動集結：在刊物網絡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臺灣社會研究》，30，63-115。
- 蘇俊丞(2007)。『家』在哪裡？！～男同志向家人出櫃歷程研究～。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 Beaty, L. A. (1999).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 youth and parental and familial influences on the coming out process. *Adolescence*, 34, 597-601.
- Ben-Ari, A. (1995). The discovery that an offspring is gay: Parents', gayman's, and lesbian'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0, 89-112.
- Cramer, D. W., & Roach, A. J. (1988). Coming out to mom and dad: A study of gay ma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5, 79-91.

- D'Augelli, A. R., Grossman, A. H., & Starks, M. T. (2005). Parents' awareness of lesbians, gay, and bisexual youths' sexual orient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474-482.
- Dittrich, M. L. (2005). *Coming out to parents: Parental trust and solidarity among only children and non-only childr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istrict of Columbia, Washington.
- Garnets, L. D., & Kimmeal, D. C. (2003).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experiences*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oldfried, M., & Goldfried, A. (2001).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al support in the lives of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individual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7*, 681-693.
- Gramling, L. F., Carr, R. L., & McCain, N. L. (2000). Family response to disclosure of self-as-lesbian. *Issue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1*, 653-669.
- Han, S. (2001). *Gay identity disclosure to parents by Asian American gay m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Fresno, New York.
- Heatherington, L., & Lavner, J. A. (2008). Coming to terms with coming out: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amily systems-focused research.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 329-343.
- Henderson, M. G. (1998). Disclosure of sexual orientation: Comments from a parent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68*, 372-375.
- LaSala, M. C. (2000). Lesbians, gay man, and their parents: Family therapy for the coming-out crisis. *Family Process, 39*(1), 67-81.
- Leavech, A. (1992). *Sexual orientation disclosure to parents: Problem solving and social support* (Report No. CG024726).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53508)
- MacKay, J. L. (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gay and lesbian childr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Alberta, Canada.
- Moreau, P. L. (2001). *Gay men: The coming-out process, parental response, and effects of disclosur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California.
- Murphy, B. C. (1989). Lesbian couples and their parents: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al attitudes on the coup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68*, 46-51.
- Newman, B. S., & Muzzonigro, P. G. (1993).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on the coming out process of gay mal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29*, 213-226.
- Sasser, A. P. D. (2004). *Coming out in midlif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women who come out as lesbian*

- between the ages of 35-5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an Diego, California.
- Savin-Williams, R. C. (1998). The disclosure to families of same-sex attractions by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8, 49-68.
- Valentine, G., Skelton, T., & Butler, R. (2003). Coming out and outcomes: Negotiating lesbian and gay identities with, and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 Planning: Society & Space*, 21, 479-499.
- Zeamba, J. M. (2001). *Coming out to parents: Does self-disclosure of sexual orientation affect levels of loneliness,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in lesbia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resno, California.

收件日期：98年08月16日  
複審一日期：98年10月15日  
複審二日期：99年01月29日  
複審三日期：99年02月27日  
通過日期：99年03月01日

## The Narrative Research on Coming Out Process of The Lesbians to Their Family

Ruei-Jyun Jhuang

Education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Ching-Fu Che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Chen Liu

Hungkuang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coming out process of lesbians to their family, including lesbians' concerns about coming out and ways to cope with the process. The study adopted narrativ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snow ball sampl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ree self-identified lesbians (ages 26 to 30) who have worked and come out to at least one family member. The authors selected and presented the three participants' life narrativ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lesbians' coming out process include the motivation, the subject, and the timing of the coming out. The coming out process included three types in accordance with family roles: sibling, mother and father. Lesbians felt at ease and more unburdened when coming out to their sibling. They felt more of a struggle and encumbrance for coming out to their mothers.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come out to their fathers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is more distant and it is more risky to come out to fathers.

**Keywords:** coming out process, disclosure, family, lesbian